

前几年有位知名导演到上海作调研,准备拍摄一部反映百年上海历史风云的史诗性的电视片。但是找了数十位老上海叙谈之后,发现越谈越糊涂了,越来越不懂上海了,他感慨地对人说:“你们上海的水实在太深了,外地人弄不懂。上海简直就是中国的外国。”其实,上海人本身也未必完全读懂上海,在聊上海史的时候,动不动就拿黄、张、杜说事,比较认真些的还会有各种各样的发问——上海不产出小麦,上海人的主食是大米,不是面粉,为什么中国最早的面粉厂和最大的面粉集团公司都诞生在上海?上海过去的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交通大学、中西女中等都是贵族学校,一般市民根本读不起,为什么那里出了那么多中共地下党?都说十里洋场是流氓的天下,为什么经济却这么繁荣?……自然,这些都离不开对上海“原生态”的了解。上海的“原生态”起码少不了这样几个词汇:移民、开放、租界、贸易。曹可凡与我合著的新著《蠡园惊梦》,正是通过一个海派大家族的百年拼

搏、盛衰,原汁原味地展现了上海滩风雨际会的“原生态”。此书是上海大历史的一个缩影,真实地记叙了无锡王家祖先闯荡上海滩的精彩故事,生动而具体地展示了20世纪上半期,民族资产阶级“乱世出英雄”的种种传奇——王尧臣、王禹卿兄弟原本是南宋朝廷御林军的后代,岁月潮汐中,他们成了一肩行李到上海的弄潮儿,十里洋场,打工生涯,商海沉浮,几致危殆……命运把他们与荣家兄弟连在一起,共创基业,同挽狂澜,还是亲家。他们曾与北方官僚、军阀对簿公堂;与宋子文、陈公博斗智斗勇;在交易所里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在日本人的铁蹄下苦苦挣扎;与杜月笙不打不成交,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言和,甚至成为合作搭档……“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最终成为中国最大的面粉企业——福新面粉公司的实际掌控者。他们

后代的经历亦波澜壮阔,有在五卅运动中冲锋陷阵的青年革命家王启周,有在港台经济中大展身手的王云程,有中共地下党的老朋友曹启东,有改革开放后来沪创业的王健民……他们与沙逊打过官司,与秦邦宪、陆定一办过报纸,帮助邹韬奋在沪治病,跟吴国桢也“沾惹”了一些交往。他们捐献给国家的无锡蠡园,当年还把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吸引过来。前些年风靡上海滩的“全仕奶”和“圣麦乐”冰淇淋,就是王家后代的杰作。纵观这个家族120年来五代人的理想和命运,的确是随时代大潮而大开大合,大喜大悲,大起大落的,几乎每次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风暴和机遇,都给他们的生活烙上深深的印辙。“鉴往而知今”,历史是现实的镜子,也是未来的参照系。这些印辙所幻化、酿就、提炼、凝聚成的上海性格和上海精

神,完全不是有些电视剧中“强盗加美女”的演绎格式,或许就是很多人所看不懂的“上海谜团”。所以《蠡园惊梦》所展示的,这个活生生的五光十色的海派大宅门的发生、发展和沉淀,或许是正确解读上海滩的一条捷径。



新书推荐

《单身社会》(美)艾里克·克里南伯格著,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在1950年代,美国人口中只有22%的人单身生活,而今天,超过一半的美国人正处于单身,而其中,3100万人独自生活——这差不多占到了美国成年人口的1/7。在本书中,艾里克·克里南伯格向人们证实:我们正在学习单身,并由此带来了全新的生活方式。克里南伯格以他前瞻性的研究为基础,探索了单身社会的崛起,以及这一现象给我们的社会文化、经济、政治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尽管传统思想一直告诫我们,独自生活将导致孤独和与世隔绝的孤立,克里南伯格却向我们揭示了,绝大多数单身者正热忱地投身社会与社交生活中,他们比同龄已婚人士更热衷于外出就餐、锻炼身体、参与艺术及音乐课程、公众活动。

《俄国与拿破仑的决战》(英)多米尼克·利芬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的这本新作获得欧洲多种奖项。1812年夏天,欧洲的主宰者拿破仑率领有史以来最为庞大的军队进军俄国,相信他会横扫面前的一切事物。然而,他的帝国不到两年后就沦为废墟,俄国则赢得了胜利。这是第一本深入探究俄国在拿破仑战争中关键角色的历史著作,再现了两大帝之间前所未有的史诗性战斗。

《最后的耍猴人》马宏杰著,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中国国家地理摄影师马宏杰用整整12年的时间,跟拍了中国耍猴人的大本营之一——河南新野的耍猴人在全中国及中国边境地区行走江湖的故事,从汉代的耍猴历史一直写到中国最后的一代耍猴人。作者跟着耍猴人一起在全国四处游走,一起扒火车,一起卖艺,和猴子一起在外面打地铺睡觉,记录耍猴人结婚生子的过程,还记录了耍猴人云游海外,以及上当受骗、倾家荡产,被刑拘的各种离奇遭遇,从一个特殊的群体反映了当代中国的现状与变化,是一部史诗级别的人文摄影纪实作品。

《古玩辨伪入门》程庸编著,学林出版社出版

这是一本综合性的古玩辨伪的书籍,内容涉及瓷器、玉器、书画、青铜器、竹雕、木雕、漆器、珠宝等方面的鉴定知识,集合了众多鉴定家的鉴定智慧,还通过故事形式呈现出古玩界各种骗人的把戏,各类古玩作伪的现象。古玩辨伪是一门深奥的学问,但本书中的鉴定家们多用平实的语言,为收藏爱好者提供了通俗易懂的文本,以及各类皆有出处的精美图片,整体风格简洁实用。

《蠡园惊梦》:教你悦读上海滩

◎ 宋路霞

庸常人生的光亮和温度——读文珍小说集《我们夜里在美术馆谈恋爱》

◎ 李凌俊

的第一部小说集《十一味爱》相似的是,作品的主人公依旧是那些与她背景相近的同龄人——生于1980年代,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因为求学远离故乡和父母,在北上广深这样的繁华城市有稳定的工作……在普遍的认知里,他们是幸运的一代,没有经历过刻骨铭心的贫穷,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年代度过青春期,在学业完成之际赶上人口迅速流动的城市化浪潮,全球化令他们与世界零距离,比起父辈,他们似乎没经历什么苦难就顺畅走上人生的光明大道。

然而真是这样吗?这个被视为受惠于时代的群体,真如外界认为的那样能“从此幸福地生活下去”吗?《十一味爱》里,年轻的主人公们尚处于关注自身精神内伤的阶段,多受困于个人情感,在一段段“爱的传奇”中挣扎或沉沦。到了《我们夜里在美术馆谈恋爱》,主人公们与现实中的“80后”一起长大了,他们开始进入或即将进入而立之年,开始懂得“天高地厚”,他们组成一个个新的城市家庭,绝大多数人的人生命题已经“从追逐梦想”转换成“安身立命”。在文珍笔下,这种看似自然的转变却因为他们身处这个亢奋的时代而蕴含着惊心动魄的变

数——消费主义带来的短暂狂欢犹在眼前,来自时代、社会和文化的挤压无处不在,高昂的生活成本,节节攀升的房价,脆弱的爱情,贫贱夫妻百事哀的婚姻,竞争激烈的职场,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主人公们以直见性命的勇气,四处突围,企图逃离,却在坚硬冰冷的现实面前遭遇挫败,这不是戏剧化的伤痛,而是人生的两难境地,是现实中大多数“80后”面临的普遍困境。

《银河》跟踪一对同病相怜的男女的私奔旅程,出逃到了离北京千山万水之外的帕米尔高原,却被银行催缴按揭还贷的电话拽回现实;《衣柜里来的人》中主人公从“非常闷”的琐碎日常中逃离,前往拉萨寻找真实生活的存在,最后却不得不投降,因为“在安定和动荡之间,我终于可悲地承认了我比较适应的是前者”;《录音笔记》塑造了一个在纷纭繁杂的职场中应付得精疲力尽的女孩,最终将一支录音笔当成倾诉对象,在自我倾听的同时完成对世俗的超越;《普通青年宋笑在大雨天决定去死》以一场足以淹没北京城的豪雨为背景,普通青年宋笑向死而生,穿越冰冷的现实,意识到人生的价值;《西瓜》里一

对普通夫妻面临着生活的绝境:为了避免妻子失业,两人放下自尊给上司送礼,阴错阳差间本来就十分寒碜的礼物被打碎,最绝望的时刻他们却豁然开朗,相互扶持获得了继续奋斗的勇气;《赬红尘》中,爱得格外用力的情侣遭遇一场围观偷窥,情浓时因流言而终止,阔别八年后再次相见,爱情不再却仍需一场告别仪式……

对于混沌宇宙而言,这些百转千回的故事充其量只是微乎其微的震颤,但对于主人公个体而言,却是一次毅然决然的停顿和转折——虽然明知梦会醒,但仍要做梦,虽然前路险恶,但依然遵从内心的选择,虽然爱而不得,但依然去爱。

如果仅以商业价值衡量,文珍的写作在“80后”作家中大概属于不起眼的那一类。当同路人都匆匆前行,或将目光投向浮华生活的表层,或将笔触伸向身后虚无的历史,或热衷于炮制心灵鸡汤时,她执着地书写“生命中的暗和光,那况味的热与凉”。或许多年以后,“80后”会感谢文珍这样的作者,为曾裹挟着他们仓皇前行的时代留下宝贵的文学记忆,为庸常人生中珍稀的光亮和温度定影。



就像现代人通过古籍探寻从前人的生活一样,如果几百年后的读者读到文珍的小说,大概会惊异于中国曾经有过这么一群年轻人——受过良好的教育,离开故乡竭力融入大都市的生活,四处碰壁头破血流,明知无处可去却仍想逃离——这种循环往复的焦虑感可以用印在文珍新近出版的小说集《我们夜里在美术馆谈恋爱》腰封上的文字概括,“那一瞬我就把彼此暗淡无光的前路看了个清楚透亮,得一辈子往前跑,跑下去。停下来庸碌生活就会追上来,就会将我们拖入泥沙底部。停下来就是个死。”

文珍是“80后”作家,这个看起来有些过时的标签对她来说却是妥贴的,因为她的小说长廊中的人物几乎都是活在当下的“80后”,她描画下他们的精神图景,书写独属于这代人的爱 and 痛。

《我们夜里在美术馆谈恋爱》由九部中短篇小说组成,与文珍

《耳语者》为英国史学家奥兰多·费吉斯所著,由广西师大出版社推荐我翻译。译之前,我曾将此书认真读了数遍,每读一遍,心灵都会受到极大的震撼。

我们这一代,小时候曾把前苏联社会当作我们的明天。小说《卓娅与舒拉的故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等,如雷贯耳,耳熟能详。“文革”中学校停课,我又私下借读过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托尔斯泰等的作品,对俄罗斯的博大精深,一向钦佩不已。

在中国时,曾听闻前苏联掀起的反斯大林浪潮,也知道当时的“解冻”和随之的“灰皮书”,但

译《耳语者》的反思

◎ 毛俊杰

触及的只是一些皮毛,无法弄清真相。来美国后,有机会读到更多内幕,认知才有了巨大变化。我和朋友一起去俄罗斯旅游时,虽也到莫斯科郊外的新圣女公墓,寻找卓娅、舒拉、马雅可夫斯基等的墓碑,但心情却是沉甸甸的,犹如打碎了五味瓶。无意中,还找到俄罗斯歌唱家夏里亚宾的墓地。我们都清楚,这位世界低音之王,生前曾遭受激进派的大肆鞭挞,还被剥夺“人民演员”的称号。

我在翻译中常自问:历史的

真相是什么?“亲情被举报而撕裂,友谊因政治而隔阂;耳语成了民众传递真实想法的奢侈表达,沉默成为民众自我保护的不二选择”。——关于斯大林的传记有不少,但对于那个时代的描绘,读者们会有兴趣看吗?

《耳语者》的作者以史学者的严谨,在书中引述数百份家庭档案,对当时社会的横截面有相当全面的剖析。该书的价值在于以真实详尽的人证物证,将斯大林时代的社会真相,赤裸裸地呈现

在世人面前。

《耳语者》以史为镜,照见一个社会的历史图像,折射出当时社会民众的生存本质。作者给被迫害者塑起了一座座雕像,栩栩如生,触手可及。无论是现代还是后世的严肃读者,掩卷之后,都会潸然泪下,难以忘怀。我作为译者,感到欣慰的是,此书出版后被新京报、深圳读书月、新浪等评为2014年度全国十大优秀图书之一。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社会制度,会唤醒人性中的美好品质,激发人民的聪明才智,推动社会文明的进步。另一方面,一个让民众变得噤若寒蝉的社会制度,只会使历史车轮往后倒退。